看 · 世界遗产大会 ③

为何关注小岛屿国家世界遗产

孙　燕

7月26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罗萨种植园：殖民农业体系与强迫迁徙”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会现场，各国代表纷纷祝贺这一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拥有首项世界遗产。

从地理位置上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位于非洲西部几内亚湾，经度为零的本初子午线和纬度为零的赤道在此相交，被称为“世界原点”。

就在前一天，同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科摩罗也顺利收获本国首项世界遗产——科摩罗历史苏丹国麦地那。这凸显了世界遗产国际合作的初步成果。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是位于加勒比海以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岛屿。它们拥有白沙滩环礁、被云雾覆盖的山脉、历史悠久的港口和城镇以及农业景观……”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描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于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被正式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在2005年，第29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世界遗产项目，自此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下简称“小岛屿国家”）成为世界遗产识别与保护的重点领域。

新增两项世界遗产

继几内亚比绍于2025年成功收获本国首项世界遗产后，本届世界遗产大会又有科摩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两个小岛屿国家有了首项世界遗产。

科摩罗历史苏丹国麦地那由6座历史城镇构成。它们起源于11世纪及之前形成的城市聚落，并于14至15世纪前后逐步发展为城邦，后来成为科摩罗群岛各苏丹国的主要城市中心。系列遗产涵盖城市格局、建筑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斯瓦希里文化传统在科摩罗群岛背景下的丰富内涵和独特性。麦地那城市结构紧凑，宫殿和公共广场布局集中，石砌房屋和防御工事林立，展现了岛屿城市形态和建筑风格。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罗萨种植园：殖民农业体系与强迫迁徙”系列遗产包含6个独立的罗萨种植园，它们是葡萄牙殖民时期的农业种植园，共同构成了一个规划完善的殖民种植园体系，生产咖啡和可可，将农田、工业设施、住宅区和社会设施高度结构化地结合在一起。遗产展现出一个严谨的大规模工业化农业体系，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本土多元文化认同的形成以及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变迁提供物质见证。

在近期国际社会支持下，更多小岛屿国家遗产申报项目正在筹备。以2026年为例，库克群岛、马尔代夫分别提交首个遗产申报项目，古巴和塞舌尔也提交了遗产申报项目，以上项目都将于2027年第49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多项申报进入筹备程序，显示能力建设的积极效应，也展现出小岛屿国家世界遗产的潜质。

积极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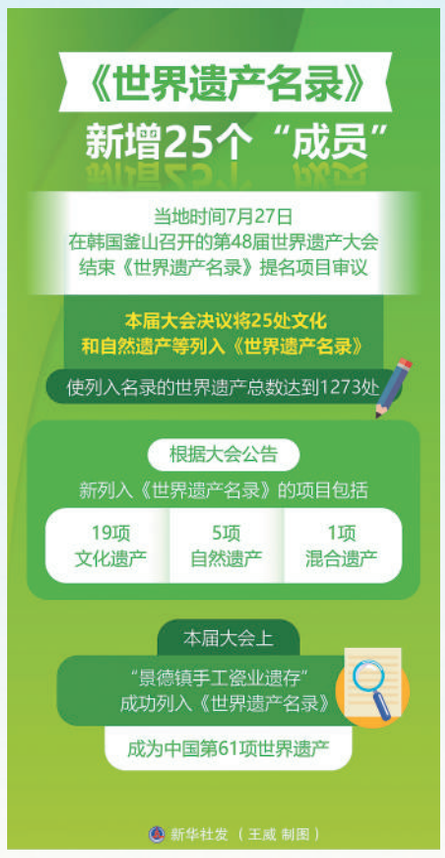
小岛屿国家陆地面积相对较小。以瑙鲁为例，陆地面积仅21平方公里。

它们的地理环境与文化背景差异明显，长期文化交融与独特生态景观构成其世界遗产的重要基础。这些遗产是历史遗迹、传统聚落、活态社区与海洋、森林、珊瑚礁等自然生态共同构建的景观。然而，偏远的地理位置、薄弱的资源基础、高昂的交通物流成本、自然环境变化等，使小岛屿国家的遗产保护面临挑战。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小岛屿国家有37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分布于24个国家，尚有国家没有世界遗产。2019至2025年世界遗产保护状况报告显示，保护法规与规划缺失、管理体系不健全、技术与人员能力薄弱，是其遗产面临的共同问题，也加剧了建设开发、旅游压力、资源过度利用、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威胁的影响。目前，小岛屿国家仍有两处遗产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自小岛屿国家世界遗产项目启动以来，2021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呼吁加大对小岛屿国家的支持，以建立具有平衡性、可信度和地域平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呼吁关注小岛屿国家，以帮助其利用新技术，优化创新性解决方案。

近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围绕小岛屿国家遗产开展了专业培训、专家技术支持、战略制定、气候变化与灾害风险应对、社区参与和可持续生计等多维度的保护行动。一些积极改变正在悄然发生。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当地时间7月27日结束《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项目审议。最终本届大会决议将25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列入名录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1273处。

本届大会通过《釜山世界遗产宣言》，宣言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现有五大战略目标基础上，新增“合作”作为新的战略目标，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武装冲突、气候变化、发展压力等世界遗产面临的多重挑战，进一步凝聚全球遗产保护共识。

至2034年，力争实现8项预期成果

值得关注的是，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世界遗产战略（2026–2034）》，提出4项目标：建立环境与气候韧性，加强治理、管理与政策制定，提升人力、技术与财政能力，加强社区参与和包容性。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世界遗产战略（2026–2034）》同时明确提出，至2034年，力争实现8项预期成果，包括：至少80%的遗产将气候风险评估和防灾减灾纳入管理体系，推进或提交10项世界遗产提名，濒危遗产清零，建成专家库和导师指导体系等。从具体措施来看，将分3阶段实施。

诚然，小岛屿国家世界遗产面临的挑战并未消失，但近期保护行动已初见成效，显示出国际社会团结协作的力量。小岛屿国家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不仅需要增加遗产数量，更需要建立法规制度和管理体系、可实施的规划、有效的日常管理、稳定资金、本地团队和社区参与，确保社区从遗产保护中受益，并基于保护实践建立长期可持续生计。

海洋将小岛屿国家分隔，也将它们连接起来。世界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汇聚分散的岛屿经验，使每处遗产的文明印记与自然生态共同构筑地方社区面向未来的支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

从黎巴嫩到景德镇：

一件青花瓷的归乡之旅

赵晓霞

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黎巴嫩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代表、世界遗产专家贾德·塔贝特分享了一个故事：20世纪50年代，一位中国朋友赠给他父亲一件青花瓷。时隔多年，他找到了这件瓷器，又将其送回了景德镇。“它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循环：在世界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最终又回到了故乡。”贾德·塔贝特说。

一桩质朴往事，一段器物归乡之旅，呼应的正是世界遗产的独特价值：超越时空，联结起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记忆。这也是这个故事的动人之处。

景德镇青花瓷自诞生之初，便是文明交流的结果——“天青色等烟雨，卵白釉等苏麻离青”，随着14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文化交融和商品贸易，来自波斯的青花钴料苏麻离青传入中国，与景德镇的卵白瓷相遇，全新的青花瓷就此问世。

文化交流的印记也留在了青花图案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撰文表示，以常见的缠枝纹为例，这种纹饰的产生、发展既和埃及的纸莎草、古希腊和罗马的莨苕纹、古印度的忍冬纹有渊源，也和陶器、青铜器上的二方连续纹样有关联。景德镇的匠人们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完成了东西方文化在原料上、图案上、器型上的结合，同时也催生了不少新的青花瓷品类，并走向了世界。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利在《青花瓷的故事》一书中写道，从16世纪葡萄牙人来华算起，接下来的3个世纪里，至少有3亿件中国瓷器登陆欧洲，而同期销往世界各地的中国瓷器中，多数产自景德镇。

与景德镇瓷器相伴的“二元配方”——将高岭土与瓷石按比例混合烧制陶瓷，对欧洲高温硬质瓷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启发和影响。

这恰恰印证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重要价值：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在10至19世纪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体现了人类价值观在瓷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从千年窑火到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所承载的不仅是瓷器生产的历史，更是知识传承、技术创新与文明交流的共同记忆。

回到贾德·塔贝特故事里的那件青花瓷，它在景德镇万千瓷器中或许毫不起眼，却因一段返乡之行而分外动人——不仅为文化交流写下生动注脚，还展现出其所蕴含的联通时空的生命力。

而从未中断的活态生命力也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不可替代的特质，正如贾德·塔贝特所言：“传统技艺仍在延续，年轻人也在努力传承与创新，不断创造新的陶瓷产品，而这些产品也将成为未来的遗产。”

观古

延伸阅读

专家热议：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文化遗产保护

据新华社首尔电（记者**张桀、杨畅**）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人工智能与世界遗产：文化遗产保护的数智化变革”主题边会在韩国釜山举行。与会专家认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为遗产监测、考古研究、文物修复和展示利用等提供新的技术路径，也为提升世界遗产保护水平带来新机遇。

在7月26日举办的这场边会上，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有关国家政府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探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拉扎赫·伊伦都·阿索莫表示，数字化转型已不再是未来愿景，而是正在改变人们理解、监测和保护世界遗产的方式。人工智能在支持世界遗产保护方面具有巨大潜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应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与世界遗产保护的系统研究。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部长助理艾哈迈德·雷赫玛表示，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使遗产保护和管理更加智能高效，在考古发掘、地下遗存探测和文物保护等领域具有广阔应用前景。

哈萨克斯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委员、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遗产顾问德米特里·沃亚金认为，人工智能正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从“记录”走向“预判”，但其作用发挥有赖于高质量、可验证的数据支撑，并需持续完善相关技术和应用体系。

与会专家表示，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应坚持真实性、完整性原则，让技术更好服务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展出的S形玉龙佩。

百件（套）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在京亮相

本报记者　**施　芳**文/图

日前，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观众可以沉浸式感受两千年前楚韵融于汉风的独特文明魅力。

江苏徐州，古称彭城，乃高祖龙兴故土，西汉楚国立都于此，十二代楚王相继承袭，国祚绵延190余年。本次展览精选汉代楚国文物100件（套），主要来自狮子山楚王墓、北洞山楚王墓等西汉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

走进展厅，国家一级文物S形玉龙佩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这件玉龙佩1995年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它采用阴线刻、浮雕和局部透雕等技法，展现了汉代玉雕浑厚雄健的风格。”徐州博物馆馆长原丰介绍，此次展览中，超六成展品为国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37件、三级文物17件，带领观众一探汉朝人的美学信仰与精神世界。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馆长杨志国表示，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对应的历史背景为西汉广阳国，徐州博物馆带来的是西汉楚国的文物，二者同属西汉时期，两地馆藏玉器存在大量相似器物，直观体现汉代文化传承脉络，可供观众横向对比。

展览围绕“以器见韵、以玉观心”的策展理念，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楚物昭华·器物里的楚国风华》，从物质文明维度展现藩国雄略、礼乐蔚然的时代图景。

印章是古代官制、身份最直观的实物见证，展览中既有“楚都尉印”“楚司马印”“楚轻车印”等军用官印，也有“楚御府印”这类掌管王室财物的内府用印。其中“楚都尉印”银印最为亮眼，银质龟钮造型栩栩如生，龟甲纹路、连珠纹饰雕琢一丝不苟，印文篆书刚劲规整。据史料记载，都尉是王国核心军事长官，掌管防务，这方银印也是楚国军权建制的物证。

下篇《汉玉含章·美玉中的精神信仰》，从精神文明维度凝思佩玉昭仪、金玉不朽，阐释汉代“以玉比德、以玉不朽”的深厚人文内涵。在汉代，成组玉佩是贵族身份、德行、礼仪的象征。行走时玉佩相击，清音泠泠，既能约束举止，也彰显君子之风。展区内陈列大量玉珩、玉环、玉剑饰、玉舞人等佩饰，品类齐全、工艺精湛。

展览串联朝堂仪范、军旅雄姿、起居礼乐、美玉信仰多重脉络，琳琅古器镌刻汉家故事，再现西汉楚国的政治威仪与生活风华。

漫步展厅，透过这些穿越两千年的金石美玉，古人对家国的热爱、对品德的坚守、对美好的追求、对生命的遐想，都凝聚在一器一物之间。

特展将展出至11月8日。展览期间，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将推出汉文化主题讲座等配套文化活动，持续做好汉代历史文化的传播工作。



博物馆里过暑假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参观中国考古博物馆。图为观众在馆内参观。

郭俊锋摄（人民图片）

专家共话“玉文化与中华文明”

本报北京电（记者**赵晓霞**）日前，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的“玉文化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30多家考古院所、博物馆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玉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展开深入研讨。

玉文化贯穿中华文明发轫、成长与演进的全程，见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程，是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独特文化基因。

与会学者围绕玉器文化内涵、玉器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功能、玉器与区域文明起源、玉器考古发现、玉器科技考古等议题发表见解，从不同视角揭示玉文化在中华文明演进中的独特地位。

与会专家认为，玉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显著的物质见证之一。从“以玉事神”到“君子比德于玉”，玉器承载着中华民族敬天法祖、崇德尚礼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实证。